

三明诗群·八面来风

絮语

●唯一

给你听阳光落下的脆响
清晨的和黄昏的有什么不同
当雾慢慢散去
宽阔的田野翻开崭新的一页
那些小花儿想开就开了
多么快乐,整整一天

故乡
一直用那么干净温柔的风
吹着我

相遇

●陈晓洁

风抓不住梦的翅膀
我朝你飞去
云朵和天空要多少次的擦肩而过
才能看到月亮在原野上奔跑
两片树叶粘在一起
在缠绵中吮吸雨露
一股暖流与一股寒流
在汪洋大海里汇合交融
窗外零下几度
屋内却有适合花开的温度
星星,在夜的怀里轻轻眨眼
夜在星星的眉间留下了一个吻

观音石

●白荷

禅意入世
佛心入怀
普渡 世间万物
苍苍云海
以一束天光
照亮世界
凝眸
根植在众生心里

春之惑

●墨丹

睡去又醒,惺忪的眼神
像春雨细细碎碎
桃花、樱花、油菜花各开各的
情不自禁
从冬夜里逃脱的情愫
像麻雀叽叽喳喳挂在阳台的衣杆上
她们的欢喜
让阳光好奇地拉开了窗帘
落下春暖花开
我默默地坐在阳台上
注视着春的神情
对面,马路来来往往的车辆与人群
给这个春天做了一个小小的批注

游子书

●六点半

当冬雨沿着屋檐寻找故乡,当瑞雪
在屋顶停留
家乡能在一夜之间
明亮且富足
天会在孩子捧雪的小手中放晴
母亲一边披丹炉火
一边叮咛
我们的脚印
经过积雪的亲吻
深刻而清新
雪人一边融化
一边从深山中宫为我们撕开一条出路
养路人在家乡脐带伤口撒上盐
也洒下远方祝福

荒古的亭

●朱德忠

没名没姓且由来已久
只留下往事和一碗草冻的甜香
独自浮想联翩
与我关注相同的人不知所踪
只有穿过丛林渗透的眼眸
倾斜成一种远望的意境
不会有人再次光临
它的作用早已不复存在
幸好还有一片杂草紧紧包围成长如新

冰上雪莲

●朱昌颜

你,是冰山上的雪莲
是空中的飞鸿
是水中的游龙
玲珑,似琴键流淌出的音符
婀娜,似春风吹拂着的柔柳
妩媚,似那雪中的冰凌花一朵
最是那飞旋
如行云 似流水
是翩翩飞翔的白鹤
你是 雪中的梅
梅里的香
是那香里的一缕魂

茶来了,却少了大伯矫健的身影,少了大伯爽朗的声音。大家都心照不宣,都不敢提及大伯。但我还是忍不住问起,大伯怎么样了。大姑子叹着气,泪珠涟涟:“在六楼躺着,下不了楼了,止疼药也不管用了,床单都……抓破了……估计熬不过这个月了。”

我起身,我得去看他!可腿如灌铅,挨到楼梯口,泪水决堤。我无力地倚靠在墙壁,心怀戚戚——想着他孱弱不堪、奄奄一息的样子,就是见了面,面对曾经健硕、爽朗、体面的他,我又能说什么呢?说你要坚强面对?说你要勇敢乐观?

我久久没有上楼……

在做客回来的第三天,最不愿意的事情发生了——大伯从六楼纵身一跃……他不愿苟延残喘,不愿继续拖累家人。

我最终还是没能见到大伯最后一面。在我的心中,他的形象被永远定格在——健硕、粗犷、体面、爽朗、热情……每当我沏茶品尝,冥冥中常感觉他根本就没有离去——我甚至幻想着有一天我们再去登门做客时,他会出现在茶香萦绕的茶室,依然热情如故,笑脸盈盈,依然声如洪钟:“阿焯,你又长大了!好久不见,大家都好吧?这是今年新出的美人茶,来,大家一起品茶……”

那一缕淡淡的茶香

●连新姬

意人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种儒雅。后来,我因为工作调动,便很少见到大伯,但一年必定会照面一两次。每回,我们到大姑家,大伯总是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他也总喜欢摸儿子的头,笑道:“阿焯,一年不见,又长高了!”随后,他会迎我们进那间茶室,为我们递来一杯斟了七分满的茶。

“大伯,为什么你倒茶总是没有倒满呢?”儿子好奇地问。“茶倒七分满,剩下三分是人情呀,茶倒太满,会烫伤客人的。”大伯笑容。我们坐在这间香气四溢的茶室里南地北地海侃神聊。

亲切如此,热情如斯。岁月一直静好,该有多好!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春节串门做客的习惯取消了。这一年,我没有见到大伯。却听闻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他得了胆囊癌,晚期,没剩几个月了。我泪如泉涌。

数月后,年关至,疫情控,我和大姑家又有了走动。坐下来,茶来了,却少了大伯矫健的身影,少了大伯爽朗的声音。大家都心照不宣,都不敢提及大伯。但我还是忍不住问起,大伯怎么样了。大姑子叹着气,泪珠涟涟:“在六楼躺着,下不了楼了,止疼药也不管用了,床单都……抓破了……估计熬不过这个月了。”

我起身,我得去看他!可腿如灌铅,挨到楼梯口,泪水决堤。我无力地倚靠在墙壁,心怀戚戚——想着他孱弱不堪、奄奄一息的样子,就是见了面,面对曾经健硕、爽朗、体面的他,我又能说什么呢?说你要坚强面对?说你要勇敢乐观?

我久久没有上楼……

在做客回来的第三天,最不愿意的事情发生了——大伯从六楼纵身一跃……他不愿苟延残喘,不愿继续拖累家人。我最终还是没能见到大伯最后一面。在我的心中,他的形象被永远定格在——健硕、粗犷、体面、爽朗、热情……每当我沏茶品尝,冥冥中常感觉他根本就没有离去——我甚至幻想着有一天我们再去登门做客时,他会出现在茶香萦绕的茶室,依然热情如故,笑脸盈盈,依然声如洪钟:“阿焯,你又长大了!好久不见,大家都好吧?这是今年新出的美人茶,来,大家一起品茶……”

大樟树

●陈慧芳

取水,在井边备了凳子和扇子,还有几个暗黄色的葫芦瓢。“正好还有两碗没有卖完呢,你们不嫌弃就好……”这是仙草冻夫妻表达真挚谢意的方式。爷爷说过他们几次,他们也说每天取水如此方便,总也不怕叨扰。

“水是天上来,地里冒,正好来到家门口,这水是大家的……”爷爷每次都这样说。

那两棵老樟树现在有90年的树龄了,是爷爷在他10岁生日那天种的。其实,爷爷当年只种了一棵,而另一棵是从根部分枝生长出去的。在我开始有记忆时,那樟树就是那样儿,我逢人都得骄傲地告诉他:这两棵树是我爷爷种的。

上小学时,语文课讲到了“大榕树”,我竟没顾它是“鸟的天堂”,却总想着樟树才是自己快乐的天堂。大的那棵,树身需要六七个孩子才能围抱住。可是它长得太正而八经,除了大,却没能让我们多一些耍玩的地方。反而,旁生斜逸的那棵分枝成了我们的乐园。

它生长得活脱,树身近似“丫”字形,一头往直上,树梢又不像柳条那样细长垂着,另一头更粗壮些往河心里探出身去,谁也挡不住它想到河里照照镜子的渴望。就这样倾斜地长着,像极了舞者拉着另一双手后仰旋转的那一刻,有动感,又轻盈妩媚的样子。于是,

回家

●林珠妹

淡黄色的斜阳靠近山边,母亲是真的开心了,忙着到地里采摘绿色的菜蔬,从米缸里舀出新米,淘米下锅。到了灯火点亮的时间,红菇煮排骨、高丽参炖鸡蛋、白斩番鸭……母亲已经利索地做好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夜色升起,些许微弱的虫鸣,黑色的低矮的山围拢着几盏可数的灯光,母子三人坐在饭桌旁唠嗑,一种宁静的幸福。

乡村的清晨醒得早。一群群的鸭在水田中浮动,在田埂上漫步;鸟儿低声絮语,从窗外屋顶上漏进来,屋门前的苦桃树落光了叶子,披着一身黑色的枝丫立在微冷的空气中。母亲已经早早扛着锄头上山挖蕨根去了。堂哥的芦柑园橘黄青绿的果实密匝匝地挂在叶缝间,悬在枝头上,日日吸食雨

或缺的一部分,他尤其喜欢泡本土产的美人茶。他说,美人茶里有一种独特的醇香。大伯做事有讲究,泡茶亦如此。他有一间专门待客的茶室,内置一张鸡翅木茶桌,平滑如镜,价格不菲。大伯是生意人,往来的也大多是生意人。他们经常聚在茶室泡茶、品茶、谈生意。

刚学会走路的焯也喜凑热闹,竟好奇地蹒跚到茶室。我拽他,他不依,挣脱而去。久而久之,这个小家伙竟不再惧怕大伯的威严,与他亲近起来,要他抱。大伯蹲下,抱起,在儿子脸上亲了一口,高高举起,再轻轻放下,爽朗地说道:“阿焯是要喝茶吧?来,让大伯给你倒杯美人茶。”

“小孩子哪懂什么茶,等下弄坏茶杯就糟了。”我不好意思地抱回儿子,才发现儿子脏脏的脚丫,已经在大伯的西装上蹭出了几处明显的污痕。

“没事,洗一下就好了。”大伯并不介意。

本期4篇散文,作者均为女性、大田县小学教师。

她们以平实、真挚的文字,记录故人往事、家国情愁、亲情故事以及生活片段,无拘束、多真情,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于平凡事相中描摹人生,于庸常中感悟生活的真谛,有生活细琐,有人性温情——威严又温暖的大伯、大樟树庇护下的乡村生活、故土的亲情感、医院陪护中感受到的来自一个个平凡人的人情温暖。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真情实感,充满人情味。

本期4篇散文,作者均为女性、大田县小学教师。

她们以平实、真挚的文字,记录故人往事、家国情愁、亲情故事以及生活片段,无拘束、多真情,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于平凡事相中描摹人生,于庸常中感悟生活的真谛,有生活细琐,有人性温情——威严又温暖的大伯、大樟树庇护下的乡村生活、故土的亲情感、医院陪护中感受到的来自一个个平凡人的人情温暖。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真情实感,充满人情味。

本期4篇散文,作者均为女性、大田县小学教师。

这是我儿时对家乡大樟树的记忆。恰逢这路段是一长陡坡,来回城里骑自行车、脚踏三轮车,都会在这个地方停下推车。大伙们也自然在大樟树下找个座,歇一下脚。樟树下的地虽是石子、灰土铺就,却被拾掇得干净,地面被踩得严实,像是用水泥打出来似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村里的一对夫妻在樟树下做起了卖仙草冻的生意。丈夫跛脚,一只脚面肿着变了形,靠着拐杖和跛脚的脚尖同时着地,与另一脚交替前行,走路虽慢但走得有力。妻子只有一只眼睛,声音细,嗓门亮,招呼起客人老远都听得清。

大人们常常说起他们夫妻俩的故事,这些故事我早已忘却。我只记得,他们为人热情,仙草冻的味道也好,路过的人都喜欢吃他们的草冻。一碗仙草冻黑得晶莹剔透,加上一大勺白糖,搅拌均匀送嘴里,未溶解完的白糖粒与软滑的草冻一起充满整个口腔。草冻既能降暑又能充饥解馋,太阳越大客人越多。夫妻俩为了让草冻更顺滑冰凉,总要让我们家后院的一股泉眼取水。凉水加入草冻,草冻似乎有了灵魂,在那个还用不上冰箱的时代,大家的追求却更是简单与真切。每每看客人快吃完,那女的总说:“都是糖水,给你添点儿。”于是,再舀半勺水添入碗里,客人们也总满意地把最后一点草冻与掺半的糖水吸个精光。

爷爷做人好,为了方便他人路过来

这次,是坐了中巴回家的。从下车的地方到家,得再走十几里路程。事先跟哥哥打了招呼,开车来接。却落了空,哥哥先赶回家里去了。

初冬的天气明净如洗,瓦蓝的天空铺缀着白色的云朵,凹凸立体,清晰明晰。太阳已移向西边天空,光线柔柔地散开。一下车,奔跑着上了回家的路口。离开我车内,精神一下子焕发出了活力,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路边油茶树,一朵朵油茶花饱绽着甜美的笑靥。跃上一个土坎,迎向那油茶树,那散发着甜香的花朵,像是早已熟识的故人,心里生出默然的温馨。

只几分钟的时间,哥哥开了车子从斜陡的水泥路滑下来了,一脸笑容,说买了一袋子已经砍刺好的我喜欢吃的白斩番鸭肉。回到家,看到一对从天而降的儿女,母亲自然是乐得讲话的声音也轻快了许多。我从食品袋子里掏出灰枣、水煮晒花生、麦芽糖、葡萄柚……一样样地吩咐母亲:闲时,多吃点零食,千万要把身体的营养成分调均匀。

编辑点

●吴华丽

陪护札记

●吴华丽

父亲胃病复发,住院做微创手术,我在市立医院陪护。那一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医院里的百态人生,感慨万千。于是,记下些许片段。

办理住院及术前的各种检查手续是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因疫情影响,这些变得更加繁琐。我辗转于各大楼层,来回奔波上上下下的楼梯,还是不尽人意。利用排队等候电梯的空隙,我打电话与家人诉说满腹委屈与牢骚。这时,排在身后一位陌生大哥似乎看出我的为难,笑了笑,说:“妹子,别着急,我来给你当向导。”这位长相粗犷中年男子,处理事情却心思细腻,他大致了解了父亲病情及要检查的项目后就开始带着我和父亲往返于各个科室,每进行一项检查,他都会来一句提醒:“这里是做CT的,磁共振在前面一间。”“这是急诊室门铃,按一次就可以了,不用一直按。”……他那温馨的话语,让我如沐春风,原本焦躁不安的心瞬间变得豁然开朗。

因医院病房紧张,父亲的病床由一开始“加4”,到住院部七楼72床,再移迁八楼9床,于是结识了不少病友及其家属,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有沙县、明溪、宁化等地。其中隔壁病床一位八旬高龄的大爷给我印象很深。他十分健谈,言谈中得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普通话表达却极其清晰。我关切地问起了他的病情,“胃癌啊!”“癌”这个字眼从他口中轻松蹦出,让大家以为只是个玩笑。见他又很认真地跟们我们说:“真的是胃癌,癌症也没什么可怕的,你们看我得了胃癌还活得好好的呢,照常吃饭,睡觉。现在新冠疫情可可怕呢,国外每天都上万人在死亡。”此后,阴郁的病房里,我们常常会被大爷幽默、有趣的话题逗得哈哈大笑,这时,他又会很郑重地说:“瞧我这糟老头子,说个没完没了,影响大伙休息了哈!”大伙总能在这个乐观的老头身上汲取力量,压抑的心情也得到些释放。

陪护的日子,大多是难熬的,好在有书籍,有密友。

翻阅着久违的《读者》,正陶醉于其中的美文,手机铃声响起,是我一同事“小仙女”打来的,“吃饭了吗?晚上吃什么?自己要吃饱才有精力照顾家人哦……”就这样,每天,我们就像母女般的电话粥,一煲就是半个小时。还有远在上海闺蜜也不时微信嘘寒问暖……真切的关怀驱走了我在医院的所有疲惫。

一日,一友人送来一大篮水果,父亲说:“我们吃不完这么多,让大家一起吃吧。”除了分给同病房一起享用,我还拿了些放在护士站的吧台上,又拿了几个给打扫卫生的阿姨……她们的笑容,她们的道谢,不禁让人感慨:心存感激,所遇皆温柔;心存感恩,所遇皆善良。父亲住院期间,恰逢东京奥运会召开,我偶尔也会关注网友对赛事、运动员的评论,看到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今日中国人,逐渐柔软,愈发幽默、真实、温柔、舒展、慈悲,在灵动的各个角落。是啊,在医院里,长队等候人群的宽容与礼让,病友间的相互安慰与鼓励,医务人员尽职尽责、每天都在上演着,慈悲、温暖每天都在传递着……